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4.015

弱势族群文化命运的寓言式书写 ——读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

熊 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的显文本意义是在呼吁人们保护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雪豹”,但实则是诗人在为处于弱势地位的高山族群文化争取长足的生存空间。雪豹的命运无异于弱势族群文化的未来,诗人在作品中强烈谴责了那些破坏或妄图消灭“他文化”的国际强权政治,力图通过“忘掉仇恨”的方式来建构人类社会的和平环境,延续处于边缘地位的山地文化的发展历史,保存他们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山地文化;寓言式书写;族群文化;强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4-0088-06

Fabular Narration of the Cultural Destiny of the Underprivileged Ethnic People: On *I, Snow Leopard……* by Jidi Maga

XIONG 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While the explicit text meaning of Jidi Maga's long poem *I, Snow Leopard...* is to call on the protection of snow leopards living on the snowy plateau, the implicit calling in the poem is to fight for a sustainable living spac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ethnic people in this area, who share the same destiny with the snow leopards. In the work, the poet sharply criticized the global powers who attempt to damage or destroy “other cultures”, advocated a peaceful human society by “forgiving and forgetting”, maint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ginal mountainous cultures, and preserving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ountainous culture; fabular narration; tribe cultures; power politics

对于我们这样的诗人:

忠诚于自己的祖国,

也热爱各自的民族。

——题记(吉狄马加:《致叶夫图申科》)

吉狄马加是当代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其诗歌的观照视野突破了自我民族和国家的拘囿,对国际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种族倾注了强烈的人文关怀。2014年5月,吉狄马加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近400行的长诗《我,雪豹……》,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展开对“雪豹”家族历史和当下处境的探讨。诗人在历时性的种族文化语境中,对单个物种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思;在共时性的各物种伴生的语境下,对强权和掠夺行为进行了

谴责,从而站在人类乃至生物界的高度上,重新思考并建构符合每个族群生存的自然空间和国际秩序,展现出诗人对现实世界的深重忧虑和诗意情怀。然而,从吉狄马加的民族身份和他一贯对世界弱势文化的关注出发,从他试图通过诗歌重构人类和谐的精神家园之理想出发,《我,雪豹……》这首长诗在本质上则是对世界上弱势族群文化命运的寓言式书写,彰显出“雪豹”丰富而沉重的隐喻意义。

《我,雪豹……》是献给乔治·夏勒(Gorge Beals Schaller, 1933—)的诗篇,夏勒是一个动物学

收稿日期:2021-07-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诗史上的“以译代作”现象研究(18BZW171)。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还是第一个受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在中国开展环保工作的西方学者。不过,这首诗与夏勒的关系非常疏淡,既没有直接赞美这位自然主义者对动物的保护和爱惜之情,也没有涉及他的生命哲学或环保意识,吉狄马加只是通过夏勒保护的“雪豹”来阐发他自己的情感,后者至多只是前者抒情和叙事的引入者。

吉狄马加是一位有环保自觉意识的生态主义者,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荒原”似的现代都市的厌恶情绪,体现出反物质逻辑的人文精神。吉狄马加的诗歌《重新诞生的莱茵河》是为德国环保主义和极简主义摄影家安德烈斯·古斯基(Anreas Gursky, 1955—)而作,后者的环保思想激起了诗人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他对都市生活的排斥。在雾霾重锁的高楼森林中,吉狄马加心中一直存放着一副明朗的人类宜居图,如同古斯基镜头下的莱茵河:“灰色是如此的遥远/看不见鸽子,天空没有飞的欲望/只有地平线,把缄默的心/镶入一只杯子”。“钢筋水泥的建筑”无法使茫茫的城市焕发生机与华彩,反而“绽放着崭新的死亡”,楼房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是静止的,完全没有鸟群飞过天空时投下的影子美丽和灵动。吉狄马加反对对工具理性思想和所谓的物质逻辑,他为人类社会犯下的罪行感到可耻,认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丧失是近百年来科技发展的最大弊病:“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充分开发了人类潜在的智能,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类在开放生存环境和开发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浮躁和窒息,对机器与技术的过分依赖,正在使我们的生命丧失主体性和原创力”^[1]。因此,在《重新诞生的莱茵河》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吉狄马加借古斯基的摄影技术为自己组装起了理想的生活环境:“把黑色的烟囱,从这里移走/并让钢筋水泥的隔膜,消失/在梦和现实的边界/你让两岸的大地和绿草生机勃勃/在天地之外也能听见鸟儿的鸣叫”。这首诗虽然是诗人写给古斯基的作品,但实际上他却无心书写摄影家的高超技艺,心思完全被现实恶化的生态环境所占据,世界不应该是混沌而冷漠的,诗人的内心想着让人们的生活环境被“绿水青山”环抱,让现代都市在冰冷的高楼之外散发出人烟气息。

与夏勒和古斯基不同的是,吉狄马加的自然保护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想不只停留在“自然”的层面,而是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体现出鲜明的生态人文

主义色彩。诗人对雪域高原上的稀有物种“雪豹”的保护,就充分表明其生态主义思想的伦理性和人文性特质,从而使其作品中的“雪豹”具有种族文化谱系上的存在意义。诗人从物种优势的角度刻画了雪豹的形象,对自身物种历史和文化记忆的传承则强化了它的自我身份。《我,雪豹……》中的雪豹坚守着雪域高原,它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诗人歌颂了雪豹对养育它的土地永不背叛的忠诚感情:“我忠诚诺言/不会被背叛的词语书写/我永远活在/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我不会选择离开/即便雪山已经死亡”。诗人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失去的种族记忆的追溯,以及传承种族文化的愿望,他就像雪豹一样,用民族“骨血遗传的密码”来“自由地巡视,祖先的/领地”。吉狄马加一直强调种族记忆在个体成长中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加强,很多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基因也开始在遗传的过程中逐渐消失,“虽然面临种种的威胁和危险,许多族群仍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毫无疑问,这些濒临灭绝的语言和文字,在当今仍然是记录这些族群生存的记忆工具”^[2]。因此,只要文字存在,种族的记忆就不会消失,它是保存我们种族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标识出种族的“领地”和特征。

在接受祖辈文化遗存的情况下,“雪豹”如何展现自我族群的特征呢?在月明星稀的夜晚,雪豹发出“幽蓝的目光”“闪电般地纵身一跃”“充满强度的脚趾”“自由落体”“九十度地往上冲刺”“一百二十度地骤然下降”等,足以显示出它无愧于这片雪域之子的身份。雪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留在雪地上的足迹“比一串盛开的/梅花还要美丽”,不管一个物种的存在时间或某个动物的生命有多长,“其实生命的奇迹/已经表明,短暂的/存在和长久的死亡/并不能告诉我们/它们之间谁更为重要?”只有一场大暴雪的来临,才会将“雪豹”的足迹“一扫而空”;也只有一场大的灾难,才会使物种濒临灭绝,否则雪豹依然会“王者归来”。“雪豹”具有在雪域生存的本领和意志,它们顽强的拼搏精神足以证明其血统的高贵和祖先的英名,以及“世代相传的/永远不可被玷污的荣誉”,“就是在决斗的沙场/我也会在临死前/大声地告诉世人/——我是谁的儿子!”除了证明自我强大的斗志之外,“雪豹”还会誓死保卫生活的领地,就像一个民族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一样,它们就是“一座座雪山/永远的保护神”,

这是“一代代祖先”流传下来的“神圣的职责”。雪豹守卫的不仅是家族的意志和疆土的完整,同时也在守候安宁祥和的盛世图景,它多么希望目光所及,都如白雪一样“一片清澈/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纯净的/祥和的光里”。站在群山之巅的雪豹,俯瞰温暖人间,雪豹不觉产生了祈福生灵的“王者”气度:山下不远的地方,牧人的炊烟正袅袅升起;山坳的低洼中,散落着肥壮的牦牛;小河白色的冰层上,漂浮着紫色的雾霭,万世祥和而充满生机。

事实上,“雪豹”就是一个族群、民族或国家的隐喻,只要我们将诗歌中的“雪豹”置换成某个族群或国家,就可以解读出吉狄马加对人类社会中高山区族群文化的守护,对那些主体性逐渐衰落的弱势文化的支持,希望人们如“雪豹”一样,可以突破国际社会强权政治的制约,坚守本民族或国家独立的发展空间。

二

从保护物种的角度出发,吉狄马加的生态主义思想得以彰显,简单来讲就是不能人为地破坏和消灭任何一个物种,因为我们都处在相互关联的网络中。而从更高的人文关怀的视点来讲,其生态主义思想涉及对某个种族、民族或国家文化的尊重,是为建构新型的人类社会关系做出的某种努力和尝试。

身手如此矫健灵活的雪豹是正义与和平的化身,在危险的场景中人们“永远看不见我”,在这个“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地球上”,雪豹“从来不属于/任何别的地方”,它一直远离并试图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宇宙的秩序/并非来自于偶然和混乱”,我们和身边的所有物种与生俱来地“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彼此的存在”。因此,诗人时常感到“惊恐和惧怕”,因为在逐利者的欲望驱使下,身边的很多物种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也意味着宇宙井然的秩序被打乱,危险早就潜伏在我们左右。面对捕猎者毫不留情的射杀,整个山谷的生灵都发出了悲伤的鸣叫和带血的控诉。击中那只名叫白银雪豹的子弹,“像一道红色的闪电”,让雪豹灵敏的眼睛失去了视力,让黎明的时间静止且停止了呼吸;那颗子弹将被定格在“罪恶的账簿”上,永远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颗子弹改变了雪山的气氛,一切都陷入了悲伤的境地:“群山的哭泣发出伤口的声音/赤狐的悲鸣再没有停止/岩石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蒿草吹响了死亡的笛子/冰河在不该碎裂的时候开始巨响/天空出现

了地狱的颜色/恐惧的雷声滚动在黑暗的天际”。吉狄马加用如此众多的意象来表达雪豹被射杀后的悲伤情景,不但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而且浓墨重彩地渲染出捕杀动物的可耻行为。接着,诗人从雪豹的角度扩大了对人类罪行的控诉:“雪豹”坐在岩石上哭泣,因为它的同伴被人类杀死了;但雪豹的悲悯情怀并不局限于同类的伤亡,它具有更为宽广的情怀,那就是对整个地球生物的保护。

作为人类某个族群的象征,雪豹的遭遇有如地球村落中那些弱势民族的经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着,但却无情地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蛮横干预,以至于无法逃脱被扼杀的命运。雪豹无奈地睁着一双“疑惑的眼睛/机警地审视危机四伏的世界”,这其实已经不是它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因为祖先遗传给它们的生存本领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在雪豹家族看来,古老的太阳给它们带来温暖,低垂的月亮给它们带来亲切,它们祖祖辈辈都用“一种宽厚的仁慈”来善待万物,从而使它们“学会了万物的语言,通灵的技艺”。但是今天,世界亘古不变的法则“开始被人类一天天地改变”,宽厚和仁慈被赤裸裸的杀戮糟蹋得一败涂地,各种庞大的建筑和密集的高楼让地球不堪重负,在其“绿色的肺叶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更为严重的是,“在每一分钟的时空里/都有着动物和植物的灭绝在发生”。“雪豹”的哭泣不是为同类的死亡,不是为人类的贪婪,不是为其他某个物种的消亡,而是为地球上全部生命的生存和延续,因为任何物种的消失“都是我们共同的灾难和梦魇”,我们大家都无路可逃,必将面临消亡的相同命运,这才是雪豹坐在岩石上“失声痛哭的原因”。

每一个物种都如同雪豹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本领,有权力拒绝任何蛮横势力的干预。雪豹能闻到千里之外的“草原花草的香甜”,能在瞬间分辨出“羚羊消失的方位”,能够准确地预测山涧底部留下了谁的“蹄印”,能听见微尘的声音和巨石的碎裂。雪豹了解并熟悉雪域世界的一切,能够安然地享受每个季节带来的幸福时光,能够看见别的物种永远无法企及的令人震撼的景致。人类应该尊重雪豹的生活习性,而不能为了“保护”它而将之移出雪山,在温润多食的地方将其圈养,这样就违背了雪豹的天性。吉狄马加从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角度出发,借助雪豹的身份发出了对人类的请求:首先,不要再追杀雪豹,因为从物种之间的关系来讲,它也是与人类的“骨肉/连在一起的同胞兄

弟”,虐杀不仅会使它们感到恐惧,也会使自身陷入灭绝的险境。其次,要“尊重”雪豹的生活方式,不要用人类的强权驾驭雪豹,更不要对它们采取“同情”的态度,如同雪豹内心的独语:“我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是我在这个大千世界里/立足的根本所在,谁也不能代替”。第三,不要打着“保护”的幌子,把雪豹的“图片放在/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那是对雪豹采取一种“看不见的追逐和同化”。事实上,吉狄马加在此以隐喻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和国家情感,“雪豹”无异于中华民族甚或更小的民族分支,那些猎杀或“保护”雪豹的人无异于西方的强权者,他们往往不尊重世界上其他民族或种族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尊重这些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要求他人,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一种“强权”姿态。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我们如同雪豹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和价值体系,这是我们立足世界的根本,倘若被替换成其他方式,那我们就无法继续存活下去,更别说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了。更多的时候,那些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价值体系,试图以“解救”和“帮助”之名来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实质上就是对一种民族或国家文化的同化乃至消灭。因此,诗人写道:“我相信,那最后的审判/绝不会遥遥无期”,世界各地的人们最终会看清强权和干预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痛苦,到那个时候,西方的价值体系就会受到“最后的审判”。

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民族情怀,但更具有关爱全人类的高度。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彝人文化记忆中充满了生存的各种挑战,如果没有新社会的民族政策和扶持,彝族人民的生活依然会布满阴云;祖辈们的经历让诗人对旧时代的民族遭遇有了深刻的体认,他常常站在“少数”和弱者的立场上去观照人类的命运,总能发出悲怆而又充满力量的“对抗”之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吉狄马加与曼德拉在思想和精神上有了强烈的共鸣,当他听闻后者去世的消息后,不禁怅然若失,心生悲叹,于是挥笔写就了沉重的纪念诗篇《我们的父亲》。这首诗是吉狄马加献给伟大的种族解放斗士纳尔逊·曼德拉的挽词,虽然后者不是一位知名的诗人,但他在狱中写过很多诗篇,他的一些名句至今传诵不衰,而他本人则以励志诗篇来保持昂扬的精神和激情,更何况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谱写了反对种族隔离的伟大诗篇,成为辉耀人类正义天空的绝唱。吉狄马加在诗中将曼德拉命名为“我们的父亲”,真是意味深长:“我们”应该包含两重意思,一

是指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或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南非黑人,曼德拉反对在自己祖辈留下的土地上所遭受的歧视和种族偏见,其行动和精神必然会像“父亲”一样带领各国受难的少数族裔奋起反抗;二是指以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在国际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来自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有色人种常被冠以“少数族裔”的称号,沦为西方国家歧视和区别对待的人群,曼德拉的思想对他们而言具有“父亲”的光芒,同样会启发这些民族或种族在争取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因此,不管是从民族身份还是从国家身份的角度出发,吉狄马加均可将曼德拉视为精神之父。曼德拉的离开让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黑暗和无助,从此以后,“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人类自由和平的理想如同“大海的呼吸,在远方的云层中/闪烁着悲戚的光芒”。

吉狄马加追念曼德拉,实际上是对其追求种族解放之不懈奋斗精神的赞歌。曼德拉从那个叫着库努的村落出发,赤裸着双脚在金色的阳光下不停地奔跑,他的奋斗如同“永不衰竭的舞蹈的节奏”,谱写成了“黑色部族歌谣的最高潮”,使长期受到欺压的黑人“能够遗忘白色,找到消失的自信”。自从离开故乡之后,曼德拉一生“不再为自己而活着”,而是“时刻准备着/为一个种族的解放而献身”,他的生命从此就和“黑色大众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哪怕是面对流亡和监禁的艰苦生活,他都从不后退和惧怕。当然,吉狄马加赞美曼德拉的原因远不止他为黑人赢得了政治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给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遗产。吉狄马加认为,“一个酋长的儿子”独自承受了“监禁、酷刑、迫害以及随时的死亡”,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对同胞的拯救,更在于“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梦想而哭泣”。因此,曼德拉这样一位“有着羊毛一样鬃发的黑孩子”,不仅是“黑色民族的骄子”,更是人类和平的象征,他用爱和宽恕“将一切仇恨的坚冰融化”,从而“用平静而温暖的语言告诉人类——‘忘记仇恨’!”吉狄马加将曼德拉的思想从民族层面提升到种族的高度,再从种族的高度扩展到普遍的人类良知的境界,由此将曼德拉的出生地库努村落视为“人类良心的圣地”。诗人也正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抒写了彝族乃至华夏民族冲破国际社会的各种阻挠而自由腾飞梦想,也表达了他深重的民族情怀和家国忧思,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希望后来者以曼德拉为榜样,不要一味地沉溺于过往的仇恨和苦痛之中,而应抱着仁爱和宽容的姿态朝向民族和人类的未来。

正是出于对国际社会不公正秩序的挑战和拷问,吉狄马加非常关注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非洲文明,更是对坚持抗拒种族隔离政策的曼德拉情有独钟。他曾在新世纪开始前的一个月写下了长诗《回望二十世纪》,以此献给改变了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世界伟人曼德拉。而这首《我们的父亲》则是在曼德拉去世后写下的作品,作为一种怀念或宣言,诗人折服于曼德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曼德拉人格魅力的体现,必将对世界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吉狄马加曾说:“从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人格和巨大的精神所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它会超越国界、种族以及不同的信仰,这种伟大的人格和精神,也将会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为人类不同种族、族群的和平共处开辟出更广阔的道路”^[3]。曼德拉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弱势民族,让他们坚强地站立起来为自我的解放斗争到底。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列强对待弱势文化的殖民心态从来不曾改变,它们往往从东方主义的立场出发,一直不曾放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甚至扼杀。因此,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我,雪豹……》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但同时也提醒人们,只有忘记仇恨和无休止的对抗,人类社会和平的愿景才可能得以实现。

三

从环保意识、生态主义、民族保护到人类社会秩序的重建,再到对山地文明的保护,吉狄马加的诗歌最终落脚到即将消失的族群文化身上。他希望人类能够像对待生物界的所有物种一样,袒护并拯救那些处于偏僻山地的族群文化。

吉狄马加如同雪豹一样出生于山地,而作为山地文明孕育出来的诗人,他与所有的彝族人一样,都习惯了大凉山的生活,倘若现在有人认为那里的生活过于清贫和落后,并主张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无异于人类对雪豹的态度,最终会导致彝族文化的消亡。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宽容而合理的民族政策在全球范围而言堪称典范,不仅使各民族赢得了长足的自我发展空间,而且在华夏民族的统摄下和谐而友好地生活在新社会里。“雪豹”是雪域高原之子,也是高山文明的符号,吉狄马加对雪豹的保护,其实就是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保护,对所有“落后”的山地文明的保护。他曾高度肯定了山地文明的价值:

“无论从今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山地文明’所保持着的原生态性,以及这种古老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其珍贵程度,对于当下人类来说都是无法估量的,它的价值将随着人类对自身的深度认识,越发显现出来”^[2]。而对于如此珍贵的文明类型,我们“现代人”要做的不是去宣传和改变它,而是在不打扰的前提下让其按照自身的规律来发展。正是保持着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才使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原和山地的不同民族“有幸和不幸地延续着自己古老的历史,他们独特的宇宙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才在历史的选择中得以幸存”^[2]。倘若有外力的干扰,那山地文明早已不复原初的模样。各种外来的强势文化正在逐渐蚕食山地文明,面对如此惨状,诗人不觉发出了保护之声,他不希望山地文明如同“雪豹”一样被射杀、同化乃至消失。

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除了大量以彝族文化、彝族人物、彝族礼仪、彝族地貌为依托阐发自我精神思想的诗篇之外,他在致外国名人的诗篇中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本民族文化的光影碎片。吉狄马加从不避讳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地域性的山地文化经验,他在接受“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的答谢辞中指出,正是自己的彝族身份才有机会获得如此殊荣,站在“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坐标高度,由此不难理解,你们今天对我的选择,其实就是对我们彝民族古老、悠久、灿烂而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褒奖,是馈赠给我们这片土地上耸立的群山、奔腾的河流、翠绿的森林、无边的天空以及所有生灵的一份最好的礼物”^[4]。比如写给美国环保主义者夏勒的诗歌中,诗人就是在以“雪豹”自喻,雪豹生活的高原山地似乎就是他出生和生活过的大凉山的缩影,“雪豹”对祖辈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的承传也意味着诗人对彝族文化的坚守。恰如吉狄马加2016年在故乡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开幕式上所讲:“任何一个诗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他后天成长的经历,毫无疑问,在他的身上深深地打下他所属的族群和文化的痕迹”^[5]。

吉狄马加呼吁对民族文化以及山地文明的保护,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救精神,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倘若一个诗人只是以民族身份来彰显自我特征的话,那注定难以创作出伟大的诗篇。吉狄马加认为,一个有创建和成就的少数民族诗人,必须在精神思想上超越生活的地域和所属民族文化的限制,汲取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向所有经典的诗

歌学习,方能写出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性影响力的诗篇^[6]。因此,吉狄马加对那些超越民族或种族的诗篇倍加推崇,比如他在《致叶夫图申科》一诗中,因为叶夫图申科(Yevtushenko,1933—)是俄罗斯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涉及国内和国际形势,充满了人道主义关爱和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他们惺惺相惜。吉狄马加与叶夫图申科的共鸣首先来自相似的民族和国家情感,即他们都是“忠于自己的祖国/也热爱各自的民族”的诗人,同时他们都具有广博的关爱情怀:“我们的爱,却从未/被锁在狭隘的铁笼,/这就如同空气和阳光,/在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吉

狄马加在《致叶夫图申科》这首诗中还高度肯定了他与叶夫图申科均具有超越国度的情怀,“都曾为另一个国度发生的事情流泪”,那些遥远国度的人民的喜悦和悲伤“会直抵我们的心房”,尽管此前他们都是互不相识也彼此缺乏了解的陌生人。

正是因为吉狄马加的作品超越了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并对弱势民族或族群文化投注了无尽的关怀,才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持久的关注力和影响力,他能够获得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大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等荣誉,就是对他创作和情怀的最好肯定。

参考文献:

- [1] 吉狄马加.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宣言[M]//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46.
- [2] 吉狄马加. 山地族群的生存记忆与被拯救中的边缘影像[M]//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54.
- [3] 吉狄马加. 一个中国诗人的非洲情结[M]//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86.
- [4] 吉狄马加. 在2016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M]//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94.
- [5] 吉狄马加. 何为诗人? 何为诗? [M]//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76.
- [6] 吉狄马加. 诗歌是人类迈向明天最乐观的理由[M]//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70-274.